

捉奸反被「穿」，美男从天降。
奉子做新娘，王爷来「买单」。

妃常穿越 奉子成婚

宅丫头◎著

FEICHANGCHUANYUE
FENGZICHENGHUN

引爆千万读者争议的新穿越热文
看书网当红作家宅丫头历时三年磨砺而成

堪比《步步惊心》《梦回大清》
的穿越新经典

阴错阳差穿越之后，小三、小四轻松拿下



孝子成績

【妃常穿越】

奉子成婚

FENGZICHENGHUN
FENGZHENGHUN
妃常穿越
奉子成婚

宅了头◎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妃常穿越：奉子成婚 / 宅丫头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399-4817-1
I . ①妃… II . ①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9822号

书 名 妃常穿越：奉子成婚

作 者 宅丫头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开
选题策划 高辉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李朝阳 桂纤姿 文成措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229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4817-1
定 价 29.8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太子成婚

【妃常穿越】目录

第一章 赐我一个男子吧.....	1
第二章 被霸王了，有喜了.....	12
第三章 不让你好过.....	24
第四章 母凭子贵.....	36
第五章 洞房花烛.....	49
第六章 王妃，多有得罪.....	54
第七章 本王该如此赏罚.....	63
第八章 天下第一君王.....	80
第九章 好俊的男人.....	93
第十章 见到皇上.....	115
第十一章 被下毒了.....	128
第十二章 撩枪走火.....	141



秦本子成精

【妃常穿越】 目录

第十三章 梁猫猫	154
第十四章 臭婆娘	167
第十五章 冷血	180
第十六章 害喜	197
第十七章 遇险	211
第十八章 极品夫妻	224
第十九章 王爷要同房	237
第二十章 书老爷	250
第二十一章 意乱情迷	263
第二十二章 我不是皇上要找的人	277
第二十三章 穿越真多事	290
第二十四章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299
第二十五章 为王妃馆发	308
第二十六章 前往迎州	322

第一章

賜我 一個男子吧

天载王朝，定安十三年春，四月。

夜凉如水，残月高挂。

尾巷，男子步伐踉跄地跌倒在此处。

借着如银月光，依稀能见男子气喘如牛，遮住容颜的银面具在暗夜中泛着寒冷的森芒。

银面具男子晃了晃昏重的脑袋，面具下的宽额冷汗直冒，顺着面部轮廓上刚硬的线条滑落，此时身体的温度如火般滚烫翻腾。

银面具男子拧眉咬牙，可恶。

男子暗骂一句，那些孬种居然跟他要阴的，方才他根本不该心软留他们全尸，而该将他们拆骨分尸才是。

半个时辰前，他与一群来路不明的暗卫交手时并未觉察。当几乎所有的暗卫皆倒在他的寒剑下时，一名暗卫竟然朝他撒粉后逃之夭夭。

待反应过来，他才知晓那一闻便觉得浑身酥痒的香气竟是江湖上最不齿的媚香“合欢散”。

思及此，银面具男子紧握成拳，骨节突起，双眸赤红诡异，恨不得将那名逃之夭夭的暗卫千刀万剐。

突然，一股燥热从丹田上涌，体内似有千百只蚂蚁在噬爬，男子紧咬牙关，却仍是难受得闷哼一声。

粗犷的声音因体内的灼烫酥痒而多了几分莫名的性感与邪魅。

身中合欢散，只有女人才能救得了他，否则半个时辰内必爆血身亡。

颤抖的手支撑在身后的青石墙壁上，银面具男子艰难地抬眸一望，眼睛霎时危险半眯。

只见如银月光映射在“书府”两个隶体烫金字上。一道烟影凌空跃起，暗夜的尾巷里已没有男子的身影。

墨湘阁。夜，风凉凄清。月，朦胧残挂。

烟湖湖面如镜，湖面倒映着如泼墨夜空中的那半轮残月。

烟湖旁，湖面烟气氤氲，借着清幽的月光隐约见一个人影。女子身形圆润如玉，雪色里衣在身，被她圆润珠滑的身子撑了个扎实彻底，丝毫不见松垮。白色的里衣在夜里被月光晕染出一团夺目的光环。

只见女子此时正双手合起，虔诚地对着天空弦月，泪眼汪汪地嘟囔道：“嫦娥娘娘，求求你，赐圆圆一个男子吧，圆圆不求他大富大贵，只要能见得人就行，就算要圆圆养他也可以的，只要，只要他，不嫌我‘圆’就行了。”

呜呜……

她，书圆圆，今年已经双十年华，表姐妹们都已经嫁为人妻生儿育女，过着相夫教子的日子。

大家族中，及笄的女子中就只有她天天在府里闲晃着。

每次逢年过节与她们在一起团聚，她永远只有被嘲笑的份儿。

“四十”对一个已及笄五年的女人来说，这样的芳华与鲜花凋残、半老徐娘又有何差别？

她知道自己很圆，很胖，可是天生就长得圆圆的，这难道是她的错吗？她也不过是一个普通女子啊，也希望有人疼，有人爱，可怎么就那么难呢？

虽然爹说她不愁婆家，就算真的没有，她乖乖在家待一辈子也不碍事，反正她爹啥都没有，就是钱多，养她绰绰有余。

可是，一开始还能凑合着过，到后来，却是……

在府上待上个一年，书家的三姑八婆五姑六婶的口水就足以将她淹死，那些

话，羞得她终日不敢出府。

爹见她终日郁郁寡欢，无奈之下，他放话出去，若哪个男子肯娶她为妻，便可接手书府遍布各州各省的产业。

你看，多么诱人的条件啊，多么大方有爱的岳父大人啊。

若你是个稍稍正常的人，就应该会屁颠屁颠地点头哈腰才是啊。

此话一出，果然陆续前来不少书生公子哥，高矮胖瘦应有尽有，甚至连后尾巷牛村的王麻子、马乡的张三李四都来提亲。

可是……可是那些人怎么一见她就跑了呢？

什么“小姐天生丽质，可惜在下已有妻室”，娘的，你有妻室，还来提亲做甚？

什么“小姐富态过人，小生实在无福消受”，姥姥的，这样的媳妇才有福气，才能生娃，那书生多俗。

呜呜……

书圆圆越想越委屈，不消一会儿，圆润的脸已然泪流满面，鼻涕狂飙。

这都怪爹，什么名字不好取，非取个“圆”字。

那也就算了，还是个重音加重字，她能不圆吗？如今都已经圆得天怒人怨了。

女子抽出袖中绢帕，将狂飙的鼻涕喷出，那声音生生将这幻美的烟湖景致打了个折扣。

突然，书圆圆胖胖的身子被人压倒，后背贴地，压在她身上的人全身滚烫如火，吓得她立即惊呼一声。

娘啊，这大半夜的，谁啊？

“啊……来，唔……”

求救的话霎时销声匿迹，她红艳艳的朱唇触到了两片滚烫的柔软。

只觉如触电一般，全身惊颤一阵，那怪异感袭遍全身。

她怎么了？撞邪了不成？

书圆圆被那种异样感刺激得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脑子里此时只有两个字。

那就是——男人。

圆润墨亮的双眸滴溜溜转，大脑里数个问号敲打着，难道嫦娥娘娘真的听到她的话了，真的赐给她一个男人了吗？

可这灵验得也太快了吧。

银面具男子见身下被自己侵犯的女人连最基本的抗议都没有，赤红的眸子顿时闪过一丝疑惑，当看到她忘情的反应时，赤眸更露出一抹鄙夷。

这女人是被人侵犯惯了，还是以为在做春梦？

蓦地，丹田那可恶的酥麻感再次袭来，男子双鬓生汗，暗骂一声后再次俯身，滚烫的唇攻势猛烈地索取着，双手不耐烦地在她身上乱抓。

突然，他动作一滞，戴着冰冷银面具的脸艰难抬起，眉头一皱，赤眸闪过一丝嫌恶。

他令堂的，刚才他眼睛是抹屎了还是瞎了，居然没有看出这个女人的真实分量？

这是女人吗，怎么腰身这么粗？

“嗯……”

红艳艳的朱唇突然迸出难耐的声调，书圆圆被对方那双不安分的手侵犯得呻吟出声。

当察觉到那羞人的声音竟然是自己所发时，瞬间羞得她几欲跳进自家府苑的烟湖一死了之。

这一声，正如合欢散中最催情的毒药，男子浑身一僵，那燥热顿时漫遍四肢百骸。

该死。

这时候他没时间嫌弃了，解毒要紧，管她是肥是瘦，当自己做梦被猪啃得了。

书圆圆大脑正处于轰炸间，突然发现自己的腰身一松，白绸腰带被人解开，圆木桶般的腰身被两只滚烫又急躁的手侵犯着。

当对方那双滚烫的手探到她的腰身时，那电击的感觉再次袭来，浑身顿时变得酥麻无力。

娘啊，这到底是什么感觉？

她的身体怎么会这样？感觉……好奇怪。

她全身瘫软如泥，一点力气都使不上。

可是，现在，她到底是应该反抗还是就范？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她书圆圆可是个黄花闺女啊。

她是要男人，可是，她不是要男倌啊，她要的是未来夫君啊。

嫦娥娘娘是不是听错了，还是她口述能力笨到家？

此时的书圆圆大脑不能思考，红艳艳的朱唇被人封死不能开口说话，手脚被男子钳制住，身体被他羞人的动作折磨得动不了，只有那双圆润透亮的眸子泪汪汪地看着天上的残月，带着半沧桑半无奈表示抗议。

火辣辣的吻还在继续，男子扯脱她身上衣襟的动作更是粗鲁，粗暴到疯狂的地步。

刺啦——

只听到衣襟被撕扯的声音在黑夜中响起。

此时，书圆圆的理智陡然回归，待朱唇得到自由，她立马惊呼：“放开我，放，啊……”

声音妩媚诱人，最后一个字眼如龟裂的磐石。

下身如被人生生撕裂一般，痛得她全身僵硬如铁。

那种感觉就似被自家马车活生生碾过去，被马儿狠狠踩下去一样。

好痛，好痛，真他娘的痛啊。

呜呜……

男人都这样的话，她还是不要了。

这样的夫君她要不起，太可怕了。

圆润的眸子不断沁出委屈的泪，滑落眼角，渗入泥土。

撕裂感使她双手按住男子如铁的双肩时，指甲不禁划破男子双肩的皮肤。

十指僵硬，沁出斑斑血红，使凉薄的夜风中带着丝丝的血腥。

书圆圆的反应并没有使男子怜香惜玉，反而令他眸中的嫌恶更浓。

羞辱的字眼从银面具下的唇缝中迸出：“现在才知道反抗，你也不嫌晚？”

冰冷的话语霎时将书圆圆的心打入谷底。

肩膀的刺痛给这突然的欢愉带来了催情作用，男子浑身激颤连连，那种舒适的感觉甚至让他有些恍惚沉溺。

下一刻，银面具男子将书圆圆两只猪蹄手高高支起，背对月光的身子使书圆圆看不见他的面容，只知道他的脸上泛着冰冷的寒芒，直透心脾，遍体生寒。

男子银面具下的脸冰冷如霜，两眸赤红地看着身下嘤嘤哭泣的女人。

这女人胖归胖，但跟他身子的契合度倒是挺让他满意，方才进入她身体的那种感觉让他一瞬间有些沉沦。

身中合欢散的男子如脱缰的野马在她的身体之上驰骋，销魂的感觉让他忘了所有，包括方才对这“解药”的嫌恶。

书圆圆圆润的脸绯红若李，媚眼如丝，不知被身上的男子折腾了多久。浮沉沉的感觉如海浪袭遍全身，羞耻的呻吟声被她咬唇忍住。

那隐忍的表情，却只会让男子更加生出凌辱撕破的欲念。

此时，书圆圆的脑里只有一个想法：这个男子真的是嫦娥娘娘派给自己的吗？

不管是不是，只要他肯娶她，就好。

最后，书圆圆在从女子蜕变成女人的过程中晕死过去。

21世纪，2010年5月28号，凌晨一点。

公寓门外，一名打扮时尚的女子掏出钥匙打开门，淫靡的声音即刻进入她的耳朵。

莫媛媛美眸瞳人一缩，提着行李箱的拳头握紧，青筋突出。

死鬼，居然真的给她找小三？

砰！

卧室半掩的门被女人粗暴地踹开，姿态霸气十足，那修长的腿还支在空中，缓缓落下，双眸阴狠犀利。

霎时，床上的男女动作戛然停止，如跑车紧急刹车。

“做啊，干吗不继续？！”女人高挑的身子优雅地斜靠着门，双手环胸，高昂着精致冷艳的脸看着床上已脸色刷白的男女。

床上的俊美男人待看清来人是谁，猛然从女人身上起身，随手抓起浴袍披上跑到她面前，抓着未来老婆的手急切解释：“媛，媛媛，你不是说后天才回来吗？她，她是，你听我解释，是，是她勾引我的，我……”

床上的女人一听，脸上即刻泛起一丝冷笑，男人果然都是一个德性。

啪！

“那么脏的手，居然敢碰我，你配吗？”莫媛媛狠甩那混蛋男人一耳光，第一次对这个男人感到作呕。

若不是老哥向她告密，她打死也不相信曾在一起经历风风雨雨的男人居然也会搞未婚出轨这一套。

心在痛着，可是，她莫媛媛的自尊却不容许她落泪哭闹。

“婚约取消，莫氏集团的股份里再也没有你们谢家的立足之地。”说完，莫媛媛头也不回地走出卧房，背影高傲冷酷。

“媛媛，真的是她勾引我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爱的人是你，是你啊……”

男人追出去，没有察觉到床上的女人也跟了出来。

莫媛媛脚步停住，修长的腿回旋一踢，脚下的高跟鞋鞋尖正中男人的命根子。

俊美男人即刻双膝跪地，痛得脸色涨红，气喘如牛，艰难地抬头，看向女人的目光中皆是悔恨。

“你跟我在一起就该知道背叛我莫媛媛的下场，我哥跟我说的时候我根本不信，因为我只信我的眼睛。现在，我已经亲眼看到未婚夫跟自己的朋友搞在一起了，虽然对我来说难免残忍，但最起码可以让我彻底死心。这个新房既然被你们污染过了，那就当我送给你们吧，从此我和你们各不相……啊！”

后脑被人重重砸中，莫媛媛一个不察，重心不稳地跌在地上。

砰！

头重重地撞在大理石制成的桌子上，血从额头汩汩流出。

“媛媛……”男子痛苦地唤着。

在意识失去的最后一刻，莫媛媛气得要撞墙。

靠，她居然挂在小三手里。

最后双眼闭合时，她好像看到大哥、二哥的身影，二哥对小三开枪，然后收拾了那出轨的混蛋男人。

而自己被大哥抱在怀里走出公寓。大哥在她耳边好像说着什么让她别睡的话，后来，她什么都听不见了。

眼一闭，脚一蹬。

哎……看来这次，她是挂定了。

只是令她愤愤不平的是，为什么非要挂在小三手里？

这也太令人死不瞑目了。

天载王朝，定安十三年，初夏。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书府内苑却传出几道凄悔无比的哭声。

书府上到管家，下到烧火丫头，百来仆厮丫鬟个个是眼睛泛红，泪光闪闪。

他们列队站在大小姐的闺房门外，听着老爷那凄惨无比的哭声欲泣欲止。

屋内陈设华美精致，格调高雅，家具以淡黄色的梨花木为主体，左边靠窗根

处，精雕雅致的梨花木矮阁上摆着一把典雅的古琴。

屋子中间安置着圆桌披锦，摆在桌上的竟然是价值连城的夜光杯茶具，那杯色玉质中泛着幽冷寒光，即使在这朗朗白日也难掩它的奢贵。

绕过玉竹屏风，后面是玉砌精镌的梳妆台，那玉色上等，光滑如镜。仔细看便可发现那是由纯天然的寒玉石原形雕镌打造，可谓是举世无双。

这屋里的每一陈设都是价值不菲，由此可见书员外是如此珍爱女儿，身家更是丰厚。

只是此时，书员外却正坐在精雕的梅木榻上，握着女儿的手凄泣不止。

“女儿啊女儿，是爹不好，是爹不好啊！是爹没照顾好你，你可莫要狠心扔下爹爹一人啊！”书员外老泪纵横，心如刀绞。

他一直珍惜呵护的女儿，没想到，就那么被人给糟蹋了。

床榻上，比一般女子要来得丰满的女子此时面色苍白如纸，血色全无，双眼紧闭，一望可知正在昏睡。

突然，昏迷中的女子黛眉轻蹙，闭合的眼睛微微转动，稍有醒转迹象。

女儿？爹？谁在说话？

头好重好沉，女子觉得自己的头重得像快要裂开一样，好痛好痛，想要睁眼，眼睛却似被重铅压着一般，只能在眼皮下使劲打转。

耳边那男人的声音忠厚老实，可是她却没啥印象。

奇怪，她明明捉奸在床，然后挂在小三手上，现在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书员外只顾着自责，并没有注意到女儿已有醒转的迹象，涕泪横流地骂道：“女儿啊，这事不怨你，定是那混蛋王八羔子见色起意，所以就对你霸王硬上弓，女儿，你倒是醒醒啊。”

他的女儿多么纯洁美丽啊，那个混蛋肯定是见到女儿的花容月貌，色心顿起，便将她扑倒了。

呜呜……他的女儿好命苦啊！难道真的应了那句“自古红颜多薄命”吗？噢，不……

两个月前的一个清晨，女儿的贴身丫鬟半夏如平日一样进房准备给女儿梳洗打扮，却没想到她竟不在闺房中。

最后，半夏竟在烟湖旁发现了女儿，她衣衫被人撕裂，两眸失焦、一脸惊怕地瑟瑟发抖，仿佛经历了什么惨绝人寰的事情。

自从那以后，女儿变得一见到男人就怕，就是看到自己也哭闹不休。如此这

般地持续了近两个月，今天竟然还惊悚地起了死念：投湖自尽。

若不是老张和半夏发现及时，此时他抱的就是女儿的尸体了。

呜……他的女儿，怎么命就那么苦啊。

床榻上的女子眉头深锁，霸王硬上弓？

五个字入耳，她的眼珠便使劲转悠，手狠狠地攥紧丝滑的绸锦——她好像是躺在床上。

她明明挂在新房公寓，怎么会躺在这里？

谁救了她，那背叛自己的混蛋男人？那又是谁“霸王”了她？

“你放心，爹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那王八羔子揪出来给灭了，居然敢碰我书布起的女儿，他简直是活腻味了。若是被爹揪出来，爹一定帮你把他的命根子给废了。女儿，爹错了，你醒醒吧，你可不能死啊，啊……”

突然，床上的女子霍然睁开眼，身体突地腾起。

一开口便是粗着脖子恼怒地问道：“什么霸王硬上弓？谁霸王我了？”

他大爷的，哪个混蛋敢趁机玷污她，她非切了他的命根子给狗做下酒菜不可。

原本还带着哭腔的中年男人被突然睁眼坐起的女儿吓得不禁跌倒在地。

女儿的话又令他一愣。

当意识到女儿已然醒来时，书员外脸上的惊讶即刻转喜，他猛地上前攥起女儿圆胖的手，哭泣道：“女儿，你终于醒了，太好了，你可吓死爹爹了。你若真撒手人寰，爹也不活了，咱们一家子地府相会得了。”

中年男子老泪纵横，满是惶恐自责。

这下子倒是把女子吓得傻愣了，她打量着眼前哭得悲壮凄绝的中年男子。

眼前的人模样忠厚老实，粗眉虎目，宽鼻厚唇，年纪四十有余，一身靛青锦衫衬得他神采奕奕、儒雅大气，看上去很是精明又很是朴实的样子。

这大叔的打扮也太——非主流了吧。

然而，就是这样的打扮让女子先是一怔，再一愣，又一惊，双眸几乎已瞪大到极致。

霎时，她喉咙一梗，惊悚得说不出话来，手指着书员外的鼻子，一开口便是结巴：“啊你……不是，你是……我……我是……”

那模样如同得了羊痫风在狂抽筋，吓得书员外两只虎目也随着她一抽一抽，他女儿到底怎么了？

女子很想问他这是哪里，更想问他一声“大叔你贵姓？”

爹？她怎么不知道她还有一个爹。

会不会是她出现幻觉了？

可是……

眼前的男子现在就活生生地在自己眼前，一身古装打扮，好不真实。

惊讶之余，女子游眸睨量着自己的周围。

那是什么桌子，八大仙桌？

那是什么灯盏，金鸣吊盏？

那啥梳妆台，竟然全是玉砌的。

还有那啥，古琴。居然有古琴。

啪！

好，好痛，女子苍白的脸颊火辣赤红，肿得老高，嘴角还被自己掘出血丝，真的好痛。

心蓦然一沉，满额黑线，不会是真的吧？

“女儿，你打自己做甚？是爹不好，是爹不好啊，你莫要再吓爹爹了，你……你别打自己，身子要紧，身子要紧。”

书员外被女儿的举止吓得脸色苍白，哪有人一醒来就扇自己耳光的，难道，女儿在湖中，脑子渗水了？

砰！

“啊……女儿你这又是做甚？”

不甘心的女子竟然英勇果断地朝硬厚的梨木雕花榻上狠狠一撞，顿时撞得床榻震晃，她只觉眼冒金星，头冒月亮。

这世界疯了，还是她傻了？

谁能告诉她这是什么地方啊？

真的会痛啊，真他姥爷的痛死人了。

不要，这一切一定不是真的。痛也不是真的。

她打死也不相信自己挂在小三手上后恶搞地穿越了。

“天啊，都撞出血了，来人……快来人，快把郎中扛过来，大小姐又要寻死了！”书员外此时急得六神无主地朝外吼道。

这一吼，即刻把书府上下家仆惊得混乱一团。

“快找郎中，快找郎中。”

“小姐怎么又要寻死啊？”

“小姐还没嫁人就被霸王了，能想得开吗？”

“小姐好可怜啊。”

几名不忘八卦的家丁丫鬟仍在那里唠叨着。书府里此时可谓是鸡飞狗跳，好不热闹。

半盏茶后，书大小姐被撞得花开富贵的头已被郎中用白纱布敷药缠住，圆胖的身子被几名头绑两团包包头的丫鬟死死按住。

经过方才那一番折腾，大小姐总算是乖乖地躺着不动，只是那苍白的脸上却是两眼呆滞，目光失焦，神志失常，就只差没有口吐白沫，狂吐鲜血三千尺。

她胖胖的手腕被一位年迈的灰衫郎中捏着，老郎中粗挑的眉梢先是一蹙再是一揪再一锁，嘴角愣是一抽一搐，最后，竟然露出无比惊骇的目光盯着书员外，一脸尴尬。

“郎中，你老脸抽风啦？说话啊，我宝贝女儿怎么样了？”书员外喝道。

闻言，郎中即刻将大小姐的手藏于锦被下，起身对书员外回道：“书员外，请屏退下人。”

书员外闻言一愣，然后颌首，对屋里侍候的丫鬟扬扬手，道：“都给老爷我出去，不许在外候着，该干吗干吗去。”

“是！”丫鬟们即刻退下。



第二章

被霸王了，
有喜了

待闺房仅剩郎中、大小姐和书员外三人后，郎中看了一眼床榻上的大小姐，方才转首一脸尴尬地对书员外回道：“书员外，小姐她，已有喜脉两月。”

“什么，喜脉？”

所谓晴天霹雳，莫过于如此。

书员外的古铜脸色顿时被郎中的话震得乍青乍白，额头直冒冷汗，可见这话的冲击力颇重。

这下可如何是好？喜脉？居然怀了那王八羔子的骨肉？

喜脉？两个月？拖油瓶？未婚妈妈？

大小姐再一次被惊悚到不能再惊悚的事实雷得晕死过去。

天啊，这应该不是真的吧。

她可是莫媛媛，一个地地道道的现代女性啊，怎么可以因为挂在小三手里而成为未婚妈妈，NO……

这一刻，她突然如此真实地意识到自己面前一片黑暗，前程堪忧！

她可是黑道大姐大，居然成为未婚妈妈？